

# 元史

## 卷二百之四



60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            |          |          |         |          |         |         |          |          |          |          |          |          |          |          |    |    |    |
|------------|----------|----------|---------|----------|---------|---------|----------|----------|----------|----------|----------|----------|----------|----------|----|----|----|
| CM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 Lab D50 2° | 95/0/2   | 81/0/0   | 66/0/0  | 51/0/1   | 35/0/0  | 20/0/0  | 29/19/54 | 55/39/33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50/28/29 | 73/19/68 |    |    |    |
|            | 38/14/16 | 66/16/18 | 50/5/22 | 43/14/21 | 55/9/25 | 71/32/0 | 62/34/60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50/28/29 | 73/19/68 |          |    |    |    |



元史卷二百

列傳第八十七

皇明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列女

崔氏

周氏

楊氏

胡烈婦

闕文興妻

郎氏

秦氏二女

焦氏

趙孝婦

霍氏二婦

王德政妻

只魯花真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段氏

朱虎妻

聞氏

馬英

馮氏

李君進妻

朱淑信

葛妙真

王氏

張義婦

丁氏

趙美妻

脫脫尼

趙彬妻

貴哥

臺叔齡妻

李智貞

蔡三玉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師保爲陳詩書圖史以訓之凡左右佩服之儀內外授受之別與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蓋無所不備也而又有天子之后妃諸侯之夫人躬行於上以率化之則其居安而有淑順之稱臨

變而有貞特之操者夫豈偶然哉後世此道旣廢女生而處閨闈之中溺情愛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覩防範之具由是動踰禮則而往往自放於邪僻矣苟於是時而有能以懿節自著者焉非其生質之美則亦豈易致哉史氏之書所以必錄而弗敢畧也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多矣不能盡書采其尤卓異者且載於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於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勵之義云

崔氏周木忽妻也丁亥歲從木忽官平陽金將來攻城



克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時木忽以使事在上黨  
崔氏急卽抱幼子禎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信之使軍吏  
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  
賂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賢婦然令不敢違令崔  
自揜袖吏懸筆而書焉旣出有言其詐者將怒命追之  
崔與禎伏土窖三日得免旣與木忽會未幾木忽以病  
亡崔年二十九卽大慟柩前誓不更嫁斥去麗飾服皂  
布弊衣放散婢僕躬自紡績悉以資產遺親舊有權貴  
使人諷求娶輒自爬毀其面不欲生四十年未嘗妄言  
笑預吉會治家教子有法人比古烈婦云

周氏灤平石城人年十六適李伯通生一子名易金未  
伯通監豐潤縣國兵攻之城破不知所終周氏與易被  
虜謂偕行者曰人苟愛其生萬一受辱不如死也卽自  
投于塹主者怒拔佩刀三刃其體而去得不死遂携易  
而逃間關至汴績絰以自給教易讀書有成

楊氏東平須城人夫郭三從軍襄陽楊氏留事舅姑以  
孝聞至元六年夫死戍所母欲奪嫁之楊氏號痛自誓  
乃已久之夫骨還舅曰新婦年少終必他適可令吾子  
鰥處地下耶將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楊氏聞益悲不  
食五日自經死遂與夫共葬焉



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陽城求醫以傷卒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至大間建德王氏女父出耘舍傍遇豹爲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驚趨救以父所棄鋤擊豹腦殺之父乃得生鬪文興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爲其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給賊曰俟吾葬夫卽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屍還積薪焚

之火旣熾卽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爵諡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爲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郎氏湖州安吉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郎氏從至元間朱歿郎氏護喪還至玉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強聘之郎誓不從夜弃裝奉柩遁柳邀之中道復死拒得免家居養姑甚謹姑嘗病郎禱天割股肉進啖而愈後姑喪以哀聞大德十一年旌美之又有東平鄭氏大寧杜氏安西楊氏並少寡守志割體肉療姑病



秦氏二女河南宜陽人逸其名父嘗有危疾醫云不可  
攻姊閉戶默禱鑿已腦和藥進飲遂愈父後復病欲絕  
妹割股肉置粥中父小啜卽甦孫氏女河間人父病癩  
十年女禱于天求以身代且吮其膿血旬月而愈許氏  
女安豐人父疾割股啖之乃痊張氏女廬州人嫁爲高  
屋妻母病目喪明張氏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能  
視州縣各以狀聞褒表之

焦氏涇陽袁天祐妻也天祐祖父始皆從軍役祖母楊  
氏母焦氏並家居守志至元二十三年天祐復從征死  
甘州妻焦氏年少宗族欲改嫁之焦氏哭且言曰袁氏

不幸三世早寡自祖姑以來皆守節義豈可至吾而遂  
廢乎吾生爲袁氏婦死則葬袁氏土爾終不能改容事  
他人也衆不敢復言周氏澤州人嫁爲安西張興祖妻  
年二十四與祖歿舅姑欲使再適周氏弗從曰妾家祖  
父皆早世妾祖母妾母並以貞操聞妾或中道易節是  
忘故夫而辱先人也夫忘故夫不義辱先人不孝不孝  
不義妾不爲也遂居婆三十年奉舅姑生事死葬無違  
禮其父與外祖皆無後葬祭之禮亦周氏主之有司以  
聞並賜旌異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



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糲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霍氏二婦尹氏楊氏夫家鄭州人至元間尹氏夫耀卿歿姑命其更嫁尹氏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爲也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爲非汝獨何耻之有尹氏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強

楊氏夫顯卿繼歿慮姑欲其嫁卽先白姑曰妾聞娣姒猶兄弟也宜相好焉今娣旣留妾可獨去乎願與共修婦道以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若是吾何言哉於是同處二十餘年以節孝聞又有邠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三婦俱少寡誓不他適戮力蠶桑以養舅姑事聞並命褒表

王德政妻郭氏大名人少孤事母張氏孝謹以女儀聞於鄉及笄富貴家慕之爭求聘張氏不許時德政教授里中年四十餘貌甚古陋張氏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爲婿使教之宗族皆不然郭氏慨然願順母志旣



元史卷二百 列傳 六  
婚與德政相敬如賓囑教二弟有成未幾德政卒郭氏年方二十餘勵節自守甚有貞名大德間表其家

只魯花真蒙古氏年二十六夫忽都病卒誓不再醮孝養舅姑逾一十五年舅姑歿塵衣垢面廬於墓終身至元間旌之其後又有翼城宋仲榮妻梁氏舅歿負土爲墳懷孟何氏大名趙氏並以夫歿守志養舅姑以壽終親負土築其墳高三丈餘

段氏隆興霍榮妻也榮無子嘗乞人爲養子榮卒段氏年二十六養舅姑以孝稱舅姑歿榮諸父仲汶貪其產謂段曰汝子假子也可令歸宗汝無子宜改適霍氏業

汝無預焉段曰家資不可計但再醮非義尚容妾思之卽退入寢室引針刺面墨漬之誓死不貳大德二年府上狀中書給羊酒幣帛仍命旌門復役如制又有興和吳氏自刺其面成紀謝思明妻趙氏自髡其髮冀寧田濟川妻武氏溧水曹子英妻尤氏嚙指滴血並誓不更嫁各以有司爲請旌之

朱虎妻茅氏崇明人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家吏錄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師太醫提點師甲乞歸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從母子三人以裾相結連晝夜倚抱號哭形貌銷毀師知不可奪釋之茅氏託居永明尼寺



元史卷二百  
列傳 七  
憂憤不食卒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尚少  
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哭曰一身二夫烈婦  
所耻妾可無生可無耻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  
也卽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  
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爲復明  
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  
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又  
有劉氏渤海李五妻也少寡父母使再醮不從舅患疽  
劉禱于天數日潰吮其血乃愈旣而親挽小車載舅詣

岳祠以荅神貺

馬英河內人性孝友父喪哀毀二兄繼歿英獨事母甚  
謹又奉二寡嫂與居使得保全發節及喪母卜地葬諸  
喪親負土爲四墳手植松柏廬墓側終身趙氏女名王  
兒冠州人嘗許爲李氏婦未婚夫死遂誓不嫁以養父  
母父母歿負土爲墳鄉里稱孝焉

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山陰縣尹山東李如  
忠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大德五  
年如忠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奈汝何馮氏引刀斷髮  
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



元史卷二百 列傳 八  
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歿於官家多遺財相率來山陰  
馮氏方病乘間盡取其貲及子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  
蕭然唯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隣里不  
忍聞久之鬻衣權厝二柩載山下携其子廬墓側時年  
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爲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  
孤苦欲使更事人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  
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嘆息

李君進妻王氏遼陽人大德八年君進病卒卜葬將發  
引親戚隣里咸會王氏謂衆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吾得  
從良人逝不亦可乎因撫棺大慟嘔血升許卽仆于地

死衆爲斂之與夫連柩出葬送者數百人莫不洒泣移  
刺氏同知湖州路事耶律忽都不花妻也夫歿割耳白  
誓旣葬廬墓側悲號不食死趙氏名哇兒大寧人年二  
十夫蕭氏病劇謂哇兒曰我死汝年少若之何哇兒曰  
君幸自寬脫有不可諱妾不獨生必從君地下遂命匠  
制巨棺夫歿卽自經死家人同棺斂葬焉又有雷州朱  
克彬妻周氏大都費巖妻王氏買哥妻耶律氏曹州鄭  
臘兒妻康氏陝州陳某妻別娥娥大同宋堅童妻班氏  
李安童妻胡氏晉州劉恕妻趙氏冀寧王思忠妻張氏  
饒州劉楫妻趙氏東平徐順妻彭氏大寧趙臙兒妻安



氏陳恭妻張氏武壽妻劉氏宋敬先妻謝氏撒里妻蕭氏古城魏貴妻周氏任城郭灰兒妻趙氏棗陽朱某妻丁氏葉縣王保子妻趙氏興州某氏妻魏氏灤州裴某妻董貴哥成都張保童妻郝氏利州高塔必也妻白氏河南楊某妻盧氏蒙古氏太木妻阿不察相兀孫妻脫脫真並以早寡不忍獨生以死從夫者事聞悉命褒表或賜錢贈諡云

朱淑信山陰人少寡誓不再嫁一女妙淨幼哭父雙目並失明及長擇偶者不至家貧歲凶母子相依以苦節自厲士人王士貴重其孝乃求娶焉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卽悲憂祝天誓不嫁終身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畏吾氏三女家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疾三女欲慰母意乃共斷髮誓天終身不嫁以養母同力侍護四十餘年母竟以壽終事上並賜旌異

王氏燕人張買奴妻也年十六買奴官錢塘病歿葬城西十里外王氏每旦被髮步往奠之伏墓大慟欲絕久而致疾舅姑力止其行乃已服闋舅姑謂之曰吾子已歿新婦年尚少宜自圖終身計母徒淹吾家也王氏泣曰父母命妾奉箕箒於張氏今夫不幸早逝天也此足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十一  
豈可復履他人門乎固不從榮居三十年貞白無少玷  
又有馮翊王義妻盧氏睢陽劉澤妻解氏東平楊三妻  
張氏並守志有節命旌其門

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  
戍福寧未幾死戍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  
病凡四割股肉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旣而歎曰妾  
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  
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終暴棄遠土  
使無妾卽已妾在敢愛死乎乃臥積冰上誓曰天若許  
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

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於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兒  
零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  
于童言動無異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  
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  
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于大府使零護喪  
還給錢使葬仍旌門復其役

丁氏新建鄭伯文妻也大德間伯文病將歿丁氏與訣  
曰妾自得侍巾櫛誓與偕老君今不幸疾若是脫有不  
諱妾當從但君父母已老無他子婦侍養妾苟復自亡  
使君父母食不甘味則君亦不瞑目矣妾且忍死以奉



其餘年必不改事他人以負君於冥冥也伯文卒丁氏年二十七居喪哀毀服既除父母屢議奪嫁之丁氏每聞必慟哭曰妾所以不死者非苟生有他志也與良人約將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固無恙妾可棄去而不信於良人乎父遂止舅姑嘗病丁氏夙夜護視衣不解帶及死喪葬盡禮事上表其門白氏太原人夫慕釋氏道棄家爲僧白氏年二十留養姑不去服勤績紝以供租賦夫一日還迫使他適白斷髮誓不從夫不能奪乃去姑年九十卒竭力營葬畫姑像祀之終身

趙美妻王氏內黃人至治元年美溺水死王氏誓守志

舅姑念其年少無子欲使更適人王氏曰婦義無再醮且舅姑在妾可棄而去耶舅姑乃欲以族姪與繼婚王氏拒不從舅姑迫之力王氏知不免卽引繩自經死李冬兒甄城人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三從信歿服闋父母呼歸問之曰汝年少居孀又無子何以自立吾爲汝再擇婚何如冬兒不從詣從信冢哭欲縊墓樹上家人防之不果日暮還從信家夜二鼓入室更新衣自經死李氏濱州惠高兒妻也年二十六高兒歿父欲奪歸嫁之李氏不從自縊而死

脫脫尼雍吉刺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刺不花



卒前妻有二子皆壯無婦欲以本俗制收繼之脫脫尼以死自誓二子復百計求遂脫脫尼恚且罵曰汝禽獸行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見汝父地下二子慙懼謝罪乃析業而居三十年以貞操聞王氏成都李世安妻也年十九世安卒夫弟世顯欲收繼之王氏不從引刃斷髮復自割其耳創甚親戚驚嘆爲醫療百日乃愈狀上並旌之

趙彬妻朱氏名錦哥洛陽人也天曆初西兵掠河南朱氏遇兵五人被執逼與亂朱氏拒曰我良家婦豈從汝賊耶兵怒提曳箠楚之朱氏度不能脫卽給謂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傍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信之乃隨其行朱氏得近井卽抱三歲女踴身赴井中死是歲又有偃師王氏女名安哥從父避兵印山下家洞兵入搜得之見安哥色美驅使出欲污之安哥不從投澗死有司言狀並表其廬

貴哥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羅五十三妻也天曆初五十三得罪貶海南籍其家詔以貴哥賜近侍卯罕卯罕親率車騎至其家迎之貴哥度不能免令婢僕以飲食延卯罕於廳事如廐自經死

臺叔齡妻劉氏順寧人也粗知書克修婦道一日地震



屋壞壓叔齡不能起家復失火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  
焚叔齡望見呼曰吾已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  
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死吾不用復生矣卽自投火中  
死火滅家人得二屍燼中猶手相握不開官嘉其烈上  
于朝命錄付史臣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九  
歲母病調護甚謹及卒哀慟欲絕不茹葷三年治女工  
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乏鄉里稱爲孝女父嘗許爲鄭  
全妻未嫁從父客邵武邵武豪陳良悅其慧強納采求  
聘智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良不能奪卒歸全事舅

姑父母皆有道泰定間全病歿智貞悲泣不食數日而  
死

蔡三王龍溪陳端才妻也盜起漳州掠龍溪父廣瑞與  
端才各竄去三王獨偕夫妹出避隣祠中盜入斫夫妹  
見三王美不忍傷與里婦歐氏同驅納舟中行至柳營  
江迫妻之三王佯許諾因起更衣自投江水而死越三  
日屍流至廣瑞舟側廣瑞識爲女收斂之歐氏脫歸言  
狀有司高其操爲請表之乃命旌門復役仍給錢以葬



元史卷二百終

元史卷二百一

列傳第八十八

皇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春坊右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勅重校刊

列女

武用妻蘇氏真定人徙家京師用疾蘇氏剗股為粥以進疾即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之兄利其資欲逼而嫁之不聽未幾夫死舉家死惟餘三弱孫蘇氏取而育之德政長事蘇氏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



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任仲文妻林氏寧海人家甚貧年二十八而寡姑患風疾不良於行林氏旦暮扶持惟謹撫育三子皆有成年一百三歲而卒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歸于江及門未合番夫忽以癩疾卒范曰我既入江氏之門卽江氏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之家撫諸姪江森江道如已子卒年九十五有柳氏者薊郡人爲戶部主事趙野妻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盡哀誓不再嫁其兄

將奪其志柳曰業已歸趙氏雖未成婚而夫婦之禮已定矣雖凍餓死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我年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疾幸矣遂卒

姚氏餘杭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居家執爨母何氏徃汲澗水久而不至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啣其母以走姚倉卒徃逐之卽以手毆其脇隣人競執器械以從虎乃置之而去姚負母以歸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而卒又方寧妻官勝娘者建寧人寧耨田勝娘饁之見一虎方攫其夫勝娘卽棄饁奮挺連擊之虎舍去勝娘負夫至中途而死有司以聞爲旌復其家



元史卷二百一 列傳 二  
衣氏汴梁儒士孟志剛妻志剛卒貧而無子有司給以棺木衣氏給匠者曰可寬大其棺吾夫有遺衣服欲盡置其中匠者然之是夕衣氏具鷄黍祭其夫家之所有悉散之隣里及同居王媪曰吾聞一馬不被兩鞍吾夫既死與之同棺共穴可也遂自剄死有侯氏者鈞州曹德妻德病死侯氏語人曰年少夫亡婦人之不幸也欲守吾志而亂離如此其能免乎遂縊死於墓又周經妻吳氏郭惟辛妻郝氏陳輝妻白氏張頑住妻杜氏程二妻成氏李貞妻武氏暗都刺妻張氏並闕獨生自縊而死事聞咸旌異之

湯輝妻張氏處州龍泉人會兵亂其家財先已移入山砦夫與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張歸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既而賊至卽命以輿載其舅而已遇賊賊以刀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懼汚卽奪其刃自剄死年二十七又湯姪者亦龍泉人有姿容賊殺其父母以刃脅之姪不勝悲咽乞早死因以頭觸刃賊怒斫殺之其妹亦不受辱而死

俞士淵妻童氏嚴州人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氏柔順以事之無少拂其意者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復之已乃縱兵剽掠至士淵家童氏以身蔽姑衆欲污之童



氏大罵不屈一卒以刀擊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斷其右臂罵猶不絕衆乃皮其面而去明日乃死

張氏女高郵人城亂賊知張女有姿艷叩其家索之女方匿複宇間賊將害其父母女不得已乃出拜賊賊卽伏地呼其父母爲丈人媪而以女行女欣欣然從之過橋投水死有高氏婦者同郡人也携其女從夫出避亂見道旁空舍入其中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夫挈女稍遠乃解足紗自經賊至焚其舍夫抵儀真夜夢婦來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其精爽如此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曰吾聞病者糞苦則愈乃嘗其糞頗甘王氏色愈憂士玄囑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卽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爲出此言耶設有不諱妾義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君幸有兄嫂此兒必不失所居數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哀毀逾禮常以妾子置左右飲食寒暖惟恐不至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屢引刀自殺家人驚救得免至終喪親舊皆携酒禮祭士玄于墓祭畢衆欲行酒王氏已經死於樹矣又有王氏者良鄉費隱妻也隱有疾王氏數嘗其糞及疾篤囑王氏曰我一子一女雖妾



所生無異汝所出也我死汝其善撫育之遂没王氏居  
喪撫其子女既而子又死服除謂其親屬曰妾聞夫乃  
婦之天今夫已死妾生何爲乃執女手語之曰汝今已  
長稍知人事管鑰在此汝自司之遂相抱慟哭是夜縊  
死於園中

李景文妻徐氏名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畧通  
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爲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  
賊寇浦城徐氏從嗣源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嗣源  
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語  
父曰兒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

橋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  
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于水賊競出之既而乘間復投  
水死

周婦毛氏松陽人美姿色至正十五年隨其夫避亂麻  
鷺山中爲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  
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罵  
曰碎骨賊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剗其腸而去至二  
十九

丁尚賢妻李氏汴梁人年二十餘有姿容至正十五年  
賊至欲虜之李氏怒曰吾家六世義門豈能從賊以辱



身乎於是闔門三百餘口俱被害

李順兒者許州儒士李讓之女也性聰慧頗涉經傳年十八未嫁至正十五年賊陷鈞州密邇許昌父謂其母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此女必累我女聞之泣曰父母可自逃難勿以我爲憂須臾於後園內自經而死

吳守正妻禹氏名淑靖字素清紹興人至元十六年徙家崇德之石門淑靖嘗從容謂守正曰方今羣盜蜂起萬一不測妾惟有死而已不使人污此身也是年夏盜陷崇德淑靖倉皇携八歲女登舟以避有盜數輩奔入其舟將犯淑靖淑靖乃抱幼女投河死

黃仲起妻朱氏杭州人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安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爲我看守日暮我當至也朱氏聞之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見其母子已死嘆曰我生何爲徒受辱耳亦自縊死繼而仲起弟妻蔡氏抱幼子玄童與乳母湯氏皆自縊及暮賊至見諸屍滿室執仲起將殺之哀求得脫賊遂盡掠其家財而去

焦士廉妻王氏博興人養姑至孝至正十七年毛貴作亂官軍競出虜掠王氏被執給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



元史卷二百一 列傳 六  
共取也信之隨王氏至墓所王氏哭曰我已得死所矣  
實無藏金汝可於此殺我乃與妾杜氏皆遇害又有趙  
氏者平陽人年二十未嫁寇亂趙被驅迫以行度不能  
免給賊曰吾取所藏金以遺汝賊信之遂還投于廁而  
死

陳淑真富州陳壁之女壁故儒者避亂移家龍興淑真  
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龍興淑真見  
隣嫗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泫然流涕曰  
吾絕絃於斯乎父母恠問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  
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死賊抽矢  
脅之上岸淑真不從賊射殺之時同郡李宗願妻夏氏  
名婉常亦儒家女與女匿居後園中賊至挾其女共投  
井死

秦閨夫妻柴氏晉寧人閨夫前妻遺一子尚幼柴氏鞠  
如已出未幾柴氏有子閨夫病且死囑柴氏曰我病不  
復起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憾矣閨  
夫死家事日微柴氏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十八  
年賊犯晉寧其長子爲賊驅迫在圍中旣而得脫初在  
賊時有惡少與張福爲仇往滅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  
事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



從惡者吾次子非吾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元乎鞠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爲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釋免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時人皆以爲難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也先忽都蒙古欽察氏大寧路達魯花赤鐵木兒不花之妻以夫恩封雲中郡君夫坐事免官居大寧至正十八年紅巾賊至也先忽都與妾玉蓮走尼寺中爲賊所得令與衆婦縫衣拒不肯爲賊嚇以刃也先忽都罵曰

我達魯花赤妻也汝曹賊也我不能爲針工以從賊賊怒殺之玉蓮因自縊者凡三賊併殺之先是其子完者帖木兒年十四與父出城見執于賊完者拜哭請以身代父死賊愛完者姿秀遂挈以從久之乃獲脫歸訪母屍并玉蓮葬焉

呂彥能者陵州人至正十八年賊犯陵州彥能與家人謀所往其姊久嫠居寓彥能家先曰我喪夫二十年又無後不死何爲苟辱身則辱吾弟矣赴井死其妻劉氏語彥能曰妾爲君家婦二十八年茲不幸逢亂離必不負君君可自往妾入井矣彥能二女及子婦王氏二孫



女皆隨劉氏溺井一門死者七人

劉公翼妻蕭氏濟南人有姿色頗通書史至正十八年聞毛貴兵將壓境豫與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冰雪自將儻城陷被執悔將何追妾以二子一女累君去作清白鬼於泉下耳夫曰事未至何急於此居亡何城陷蕭解條自縊死

袁氏孤女建康路溧水州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瘓臥于床者數年女事母至孝至正十二年兵火延其里隣婦強携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同死而已遂入室抱母共焚而死

徐允讓妻潘氏名妙圓山陰人至正十九年與其夫從舅避兵山谷間舅被執夫泣以救舅脫夫被兵所殺欲強辱潘氏潘氏因紿之曰我夫既死我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可無憾也兵信之聚薪以焚其夫火既熾潘氏且泣且語遂投火以死又諸暨蔡氏者王琪妻也至正二十二年張士誠陷諸暨蔡氏避之長寧鄉山中兵猝至有造紙鑊方沸遂投其中而死

趙洙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之姪女也至正十九年紅巾賊陷遼陽洙時爲儒學提舉夫婦避亂匿資善寺洙以叱賊見害許氏不知也賊甘言誘許氏令指示金



銀之處許氏大言曰吾詩書冠冕故家不幸遇難但知守節而死他皆不知也賊以刃脅之許氏色不變已而知其夫死因慟哭仆地罵聲不絕口且曰吾母居武昌死于賊吾女兄弟亦死賊今吾夫又死焉使我得報汝當醢汝矣遂遇害寺僧見許氏死狀哀其貞烈賊退與洙合葬之

張正蒙妻韓氏紹興人正蒙嘗爲湖州德清稅務提領至正十九年紹興兵變正蒙謂韓氏曰吾爲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氏曰爾果能死於忠吾必能死於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旣亡吾何以獨生亦

投崖而死又何氏者處之龍泉縣季銳妻也因避兵于邑之繩門巖賊至何氏被執欲污之乃與子榮兒女回娘投崖而死

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龍興人皆未許嫁陳友諒寇龍興其母泣謂二女曰城或破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登樓相繼自縊婢鄭奴亦自縊

于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同祖在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曹氏聞婦女多被驅逐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



累汝也顧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剄死妾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剄絕而復蘇曰得從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房山人至正二十年縣大饑平章劉哈刺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仲義弟馬兒走報劉氏劉氏遽往救之涕泣伏地告於兵曰所執者是吾夫也乞矜憐之貸其生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李弘益妻申氏冀寧人至正二十年賊陷冀寧申語弘益曰君當速去勿以我婦人相累若賊入吾室必以妾故害及君矣言訖投并死弘益既免於難再娶安氏居二歲而弘益以疾卒安氏時年三十泣謂諸親曰女子一適人終身不改不幸夫死雖生亦何益哉乃竊入寢室膏沐薰裳自縊于樞側

鄭琪妻羅氏名妙安信州弋陽人幼聰慧能暗誦列女傳年二十歸琪琪家世宦族同居百餘口羅氏執婦道無間言琪以軍功擢鉛山州判官羅氏封宜人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羅氏度弋陽去州不遠必不免於難輒取



所佩刀淬礪令銛甚琪問何爲對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爲自全計耳已而兵至羅氏自刎死時年二十九

周如砥女年十九未適人至正二十年鄉民作亂如砥與女避于邑西之客僧嶺女爲賊所執賊曰吾未娶當以汝爲妻女曰我周典史女也死卽死豈能從汝耶賊遂殺之如砥時爲紹興新昌典史

狄恒妻徐氏天台人恒早沒徐氏守節不再醮至正二十年鄉民爲亂避難于牛囤山爲賊所執驅迫以前徐給之曰吾渴甚欲求水一杯賊令自汲卽投井而死時年十八

柯節婦陳氏者長樂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劫石梁其夫適在縣郭陳氏出避賊道與賊遇被執以行陳氏且行且罵賊亂捶之挾以登舟罵不已忽振厲自投江中其父方臥病見其女至呼之不應該曰吾豈夢耶旣而有自賊中歸者言陳氏死狀乃知其鬼也明日屍逆流而上止石梁岸傍時盛暑屍已變其夫驗其背有黑子乃慟哭曰是吾妻也昇歸歛之

李馬兒妻袁氏瑞州人至正二十二年李病沒袁氏年十九誓不再嫁以養舅姑有王成者聞袁氏有姿色挾勢欲娶之袁氏曰吾聞烈女不更二夫寧死不失身也



遂往夫墓痛哭縊死樹下

王士明妻李氏名賽兒房山人至正二十五年竹貞軍至縣李氏及其女李家奴皆被執士明隨至軍軍怒逐之李氏謂其女曰汝父既爲軍所逐吾與汝必不得脫與其受辱不若死女曰母先殺我李氏卽以軍所遺鏢刀殺其女遂自殺竹貞聞之爲之葬祭仍書其門曰王士明妻李氏貞節之門有司上其事爲樹碑焉

陶宗媛台州人儒士杜思綱妻也歸杜四載而夫亡矢志守節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爲游軍所執迫脅之媛曰我若畏死豈留此耶任汝殺我以從姑

于地下爾遂遇害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高麗氏宣慰副使李羅帖木兒妻也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其夫死於兵謂人曰夫旣死矣吾安能復事人乎乃積薪塞戶以火自焚而死

張訥妻劉氏藍田人訥爲監察御史早卒劉守志不二河東受兵劉氏二子衡衍俱以事出外度不能自脫遂與二婦孫氏姚氏決死盡發貲囊分給家人婦姑同縊焉有華氏者大同張思孝妻爲貊高兵所執以不受辱見殺其婦劉氏僵壓姑屍大罵不已兵併殺之後家人殮其屍婦姑之手猶相持不捨



元史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 十三  
觀音奴妻卜顏的斤蒙古氏宗王黑閭之女大都被兵  
卜顏的斤謂其夫曰我乃國族且年少必不容於人豈  
惜一死以辱家國乎遂自縊而死時張棟妻王氏語家  
人曰吾爲狀元妻義不可辱赴井死其姑哭之慟亦赴  
井死

安志道妻劉氏順州人志道及劉氏之弟明理並登進  
士第劉氏避兵匿岩穴中軍至欲污之劉氏曰我弟與  
夫皆進士也我豈受汝辱乎軍士以兵磨其體劉大罵  
不輟聲軍怒乃鈎斷其舌含糊而死

宋謙妻趙氏大都人兵破大都趙氏子婦溫氏高氏孫  
婦高氏徐氏皆有姿色合謀曰兵且至矣我等豈可辱  
身以苟全哉趙卽自經死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衆  
妾三人皆赴井而死

齊關妻劉氏河南人關應募爲千夫長戰死澤潞間劉  
氏貧無所依守志不奪有來強議婚者劉氏給曰吾三  
月三日有心願償畢當從汝所言是日徑往彰德天寧  
寺登浮圖絕頂祝天曰妾本河南名家劉氏女遭世亂  
適湖南齊關爲妻今夫已死不敢失節也遂投地而死  
王宗仁妻宋氏進士宋襲之女也宗仁家永平永平受  
兵宋氏從夫避于鐔子山夫婦爲軍所虜行至玉田縣



有窺宋氏色美欲害宗仁者宋氏顧謂夫曰我不幸至此必不以身累君言訖遂携一女投井死時年二十九王履謙妻齊氏太原人治家嚴肅克守婦道至正十八年賊陷太原齊氏與二婦蕭氏呂氏及二女避難於趙莊石巖賊且至度不能免顧謂二女曰汝家五世同居號爲清白豈可虧節辱身以苟生哉長女曰吾夫已死今爲未亡人得死爲幸呂氏曰吾爲中書左丞之孫義不受辱齊氏大哭乃與二婦二女及二孫女俱投岩下以死

王時妻安氏名正同磁州人平章政事祐孫女也至正

十九年時以叅知政事分省太原安氏從之二十年賊兵寇太原城陷衆皆逃安氏與其妾李氏同赴井死事聞贈梁國夫人諡莊潔

徐猱頭妻岳氏大都人兵入都城岳氏告其夫曰我等恐被驅逐將柰何其夫曰事急惟有死耳何避也遂火其所居夫婦赴火以死其母王氏二女一子皆抱持赴火死

金氏詳定使四明程徐妻也京城旣破謂其女曰汝父出捍城我三品命婦汝儒家女又進士妻不可受辱抱二歲子及女赴井死



汪琰妻潘氏徽州婺源人年二十八而琰卒潘氏誓不  
 他適以其夫從兄之子元圭為後元圭時始三歲鞠之  
 不啻已出潘氏卒年六十二元圭之子良屋有子燕山  
 燕山卒時妻李氏年二十四無子乃守志自誓父母欲  
 奪而嫁之不聽燕山兄子惟德娶俞氏惟德早死二子  
 甚幼俞氏守節辛勤不墜家業故人賢汪氏之門而稱  
 曰三節同郡歙縣吳子恭之妻蔣氏年二十八而夫亡  
 孀居五十年年七十八卒至正十四年旌表門閭

元史卷二百一終

元史卷二百二 列傳第八十九

皇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釋老

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繫乎時  
 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黃老于漢魏唐宋而其  
 效可觀矣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  
 同語維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說乘時以起曾不及



其什一焉宋舊史嘗志老釋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釋老傳

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相傳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有五謁世祖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

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寔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



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  
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  
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省爲  
之塑像云亦憐真嗣爲帝師凡六歲至元十九年卒荅  
兒麻八剌乞列嗣二十三年卒亦攝思連真嗣三十一  
年卒乞刺斯八幹節兒嗣成宗特造寶玉五方佛冠賜  
之元貞元年又更賜雙龍盤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  
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大德七年卒明年以輦  
真監藏嗣又明年卒都家班嗣皇慶二年卒相兒加思  
嗣延祐元年卒二年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嗣

至治三年卒旺出兒監藏嗣泰定二年卒公哥列思八  
冲納思監藏班藏卜嗣賜玉印降璽書諭天下其年卒  
天曆二年以輦真吃刺失思嗣八思巴時又有國師膽  
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  
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得其法要中統間帝師八思  
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  
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  
至元末以不容於時相桑哥力請西歸旣復召還謫之  
潮州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  
所持數珠加其身卽愈又嘗爲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已



還朝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爲成宗禱疾遄愈賜與甚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惟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幄殿無虞復賜碧鈿盃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其後又有必蘭納識里者初名只刺瓦彌的理北庭感木魯國人幼熟畏兀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授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賜今名皇慶中命緜譯

諸梵經典延祐間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是時諸番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識理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爲表進者帝遣視之廷中愕眙觀所以對必蘭納識理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賞重譯之書無少差者衆無不服其博識而竟莫測其何所從授或者以爲神悟云授開府儀同三司仍賜三臺銀印兼領功德使司事厚其廩餼俾得以養母焉至治三年改賜金印特授沙律愛護持且命爲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又賜玉印加號普覺圓



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二年與安西王子月魯帖木兒等謀爲不軌坐誅其所譯經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則有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西番字則有不思議禪觀經通若干卷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鬪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於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

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卽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敕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墓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



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  
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  
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卜  
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  
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爲其徒者怙勢恣  
睢日新月盛氣燄熏灼延于四方爲害不可勝言有楊  
璉真加者世祖用爲江南釋教摠統發掘故宋趙氏諸  
陵之在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戕殺  
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筭且攘奪盜取財物計  
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器大小百一

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  
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  
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又至大元年上都  
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壁壁方詢問其  
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粹諸地  
捶朴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乂乃得脫奔訴于朝遇  
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刺  
妃忽秃赤的斤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且有犯上等語事  
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  
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



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汚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值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

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藍納四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捌思串卜華言護城也有曰朶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朶兒只列朶四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朶四華言迴遮也有曰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曰喯朶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朶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党刺朶四華言迴遮施食也有曰典朶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荅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捌思江朶兒麻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捌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



元史卷二百一  
列傳 七  
刺察坐靜華言秘密坐靜也有曰斟惹華言文殊菩薩  
也有曰古林朶四華言至尊大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  
歇白咱刺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  
有曰覩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呪也有曰収札沙刺華言  
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昔里華言八十頌  
般若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呪也有曰闊  
兒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呪也有曰且八迷屯華言  
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  
思納屯華言護神呪也有曰南占屯華言懷相金剛也  
有曰卜魯八華言呪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

屠也又有作荅兒剛者其作荅兒剛者或一作二所以  
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  
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  
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  
其費以斤數者用麩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  
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  
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  
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  
布施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  
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大臣如阿



里闡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追其誅宣政院參議  
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  
作奸之徒夤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勅以爲布施  
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故  
今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禪曰  
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  
頗通奸利云

丘處機登州栖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  
日當爲神仙宗伯年十九爲全真學于寧海之崑崙山  
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

陽王真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器之金宋之季俱遣使來  
召不赴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  
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  
當往翌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  
馬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爲勸又明年  
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蓋躒血  
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  
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旣見太  
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  
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



則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歲癸未。太祖大獵于東山馬蹄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爲罷獵者久之。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奴者得

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歲乙酉。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禱之。果退。舍丁亥。又爲旱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璽書。襲掌其教。至大間。加賜金印。處機之四傳。有曰：祈志誠者。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安童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脩身



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爲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其爲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童復被召入相。辭不可遂。往決於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辭曰。臣昔爲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爲卿言是。對曰。祈真人。世祖嘆異者。久之。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

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昔歲己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於今矣。因命坐錫宴。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覲。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劔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劔印傳子若孫。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嘆久之。二十九年。卒。子與棣嗣。爲三十七代。襲掌江南道教。三十一年。入覲。卒于京師。元貞元年。弟與材嗣。爲三十八代。襲掌道教。時潮嚙鹽官海鹽。



兩州爲患特甚。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者。磔于水裔。潮患遂息。大德五年召見于上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錄。武宗卽位來覲。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錫金印。仁宗卽位。特賜寶冠。組織文金之服。延祐三年卒。四年子嗣成嗣。爲三十九代。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錄如故。其徒張留孫者。字師漢。信州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爲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侍闕下。世祖嘗親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衆駭懼。留孫禱之立止。又

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請禱。旣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悅。卽命留孫爲天師。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之上卿。命尚方鑄寶劔以賜。建崇真宮于兩京。俾留孫居之。專掌祠事。十五年授玄教宗師。錫銀印。又特任其父信州路治中。尋復陞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是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待詔尚方。



因論黃老治道貴清淨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主衷  
及將以完澤爲相命留孫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孫進曰  
同人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侯命相之事  
也何吉如之願陛下勿疑及拜完澤天下果以爲得賢  
相大德中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且追  
封其三代皆魏國公官階品俱第一武宗立召見賜坐  
陞大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尋又加特進進講老  
子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卽位猶恒誦其言且諭近臣  
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爾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  
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爲玄教大宗師印以賜

至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天曆元年追贈道祖神  
應真君其徒吳全節嗣全節字成季饒州安仁人年十  
三學道于龍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師從留孫見世  
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見賜古瑯玉螭螭環一  
勅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爲令  
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師錫銀印視二品至大元年賜  
七寶金冠織金文之服三年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  
其父司徒饒國公母饒國太夫人名其所居之鄉曰榮  
祿里曰具慶至治元年留孫卒二年制授特進上卿玄  
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



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玉印一銀印二并授之全節嘗代  
祀嶽瀆還成宗問曰卿所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  
臣過洛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爲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  
憶其人卽日召拜集賢學士成宗崩仁宗至自懷孟有  
狂士以危言訐翰林學士閻復者事叵測全節力爲言  
于李孟孟以聞仁宗意解復告老而去當時以爲朝廷  
得敬大臣體而不以口語傷賢者全節蓋有力焉全節  
雅好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推轂  
善類唯恐不盡其力至於振窮周急又未嘗以恩怨異  
其心當時以爲頗有俠氣云全節卒年八十有二其徒

夏文泳嗣

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  
苦節危行爲要而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己者也五傳  
而至酈希誠居燕城天寶宮見知憲宗始名其教曰真  
大道授希誠太玄真人領教事內出冠服以賜仍給紫  
衣三十襲賜其從者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孫德福統  
轄諸路真大道錫銅章二十年改賜銀印二又三傳而  
至張志清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凝神冲妙玄應真  
人志清事親孝尤耐辛苦制行堅峻東海珠牢山舊多  
虎志清往結茅居之虎皆避徙然頗爲人害志清曰是



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郭邑屋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爲二無少損焉乃徧巡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者甚衆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人或不識其面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臥內不起至於道德縉紳先生則納屣杖屨求見不以爲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爲圖以相傳焉

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四傳而至蕭輔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命史天澤召至和林賜對稱旨留居宮邸以老

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宮于兩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禋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術十三年賜太一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月直元辰勅居壽祠醮奏赤章于天凡五晝夜事畢居壽請間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叅預國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爲言世祖喜曰行將及之其後詔太子叅決朝政庶事皆先啓後聞者蓋居壽爲之先也



元史卷二百二終

元史卷二百三

列傳第九十

皇明翰林學士諱大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方技工藝附

自昔帝王勃興雖星曆醫卜方術異能之士莫不過絕於人類非後來所及蓋天運也元有中土鉅公異人身兼數器者皆應期而出相與立法創制開物成務以輔成大業亦云盛哉若道流釋子所挾多方事適逢時既



皆別爲之傳其他以術數言事輒驗及以醫著效被光寵者甚衆舊史多闕弗錄今取其事蹟可見者爲方技篇而以工藝貴顯亦附見焉

田忠良字正卿其先平陽趙城人金亡徙中山忠良好學通儒家雜家言嘗識太保劉秉忠於微時秉忠薦于世祖遣使召至帝視其狀貌步趨顧謂侍臣曰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爲國用俄指西序第二人謂忠良曰彼手中握何物忠良對曰雞卵也果然帝喜又曰朕有事縈心汝試占之對曰以臣術推之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遂遣左侍儀奉御也先乃送忠良司天

給筆札令秉忠試星曆遁甲諸書秉忠奏曰所試皆通司天諸生鮮有及者詔官之司天帝曰朕用兵江南困于襄樊累年不決柰何忠良對曰在酉年矣至元十二年阿里海牙奏請率十萬衆渡江朝議難之帝密問曰汝試筮之濟否忠良對曰濟帝獵于柳林御幄殿侍臣甚衆顧忠良曰今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對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笑曰此伯顏也爲西王旭烈兀使朕以其才留用之汝識朕心賜鈔五百貫衣一襲七月十五日夜白氣貫三台帝問何祥忠良對曰三公其死乎未幾太保劉秉忠



卒八月帝出獵駐輦召忠良曰朕有所遺汝知何物還  
可復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人當有得而  
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以貂裘十月有旨問忠良南  
征將士能渡江否勞師費財朕甚憂之忠良奏曰明年  
正月當奏捷矣十二年正月師取鄂州丞相伯顏遣使  
來獻宋寶有玉香爐輟以賜忠良及金織文十疋二月  
帝不豫召忠良謂曰或言朕今歲不嘉汝術云何忠良  
對曰聖體行自安矣三月帝疾愈賜銀五百兩衣材三  
十疋五月車駕清暑上都遣使來召曰叛者浸入山陵  
久而森去汝與和禮霍孫率衆往視之既至山陵如故

俄而叛兵大至圍之三匝三日不解忠良引衆夜歸敵  
殊不覺和禮霍孫以爲神白其事于帝賜黃金十兩八  
月以海都爲邊患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丞相安童征  
之忠良奏曰不吉將有叛者帝不悅十二月諸王昔里  
吉劫皇子丞相以入海都帝召忠良曰朕幾信讒言罪  
汝今如汝言汝祀神致禱雖黃金朕所不吝忠良對曰  
無事於神皇子未年當還後果然十四年八月車駕駐  
隆興北忠良奏曰昔里吉之叛以安童之食不彼及也  
今宿衛之士日食一瓜豈能充饑竊有怨言矣帝怒笞  
主膳二人俾均其食十五年三月汴梁河清三百里帝



曰憲宗生河清朕生河又清今河又清何耶忠良對曰  
應在皇太子宮矣帝語符寶郎董文忠曰是不妄言殆  
有徵也十八年特命爲太常丞少府爲諸王昌童建宅  
於太廟南忠良往仆其柱少府奏之帝問忠良對曰太  
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帝曰卿言是也又奏曰太廟前  
無馳道非禮也卽勅中書闢道國制十月上言有事于  
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奏曰梁武帝用麩爲犧牲後  
如何耶從之遷太常少卿二十年將征日本國召忠良  
擇日出師忠良奏曰僻陋海隅何足勞天戈不聽二十  
四年請建太社於朝右建郊壇於國南俄兼引進使二

十九年遷太常卿大德元年遷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  
夫兼太常太卿十一年成宗崩阿忽台等持異謀將以  
皇后教祔成宗於廟忠良爭曰嗣皇帝祔先帝於廟禮  
也皇后教非制也阿忽台等怒曰制自天降耶汝不畏  
死敢沮大事忠良竟不從旣而仁宗以太弟奉皇太后  
至自懷州潛與密謀誅阿忽台等武宗卽位進榮祿大  
夫大司徒賜銀印仁宗卽位又進光祿大夫領太常禮  
儀院事延祐四年正月卒年七十五贈推忠守正佐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忠獻  
子天澤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靳德進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祖璇業儒父祥師事陵川郝溫兼善星曆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盲祥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人稱其孝國初玉出干劉敏行省于燕辟祥寘幕下佩以金符時藩帥得擅生殺無辜者多賴祥以免贈集賢大學士諡安靖德進爲人材辨幼讀書能通大義父歿益自刻勵尤精於星曆之學世祖命太保秉忠選太史官屬德進以選受天文星曆卜筮三科管勾凡交蝕躔次六氣侵沴所言休咎輒應時因天象以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秘書監掌司天事從征叛王乃顏揆度口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勦絕其黨

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待其降俄奏言叛始由惑於妖言遂謀不軌宜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學者仍歲貢有成者一人帝從之遂著爲令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帝遣使授皇太子寶德進預在行凡攻戰取勝皆豫尅期日無不驗者亦間言事得失多所裨益成宗卽位歷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之原帝嘉納之授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賜金帶宴服都城以荻苫廩或請以瓦易之帝以問德進對曰若是役驟興物必踴貴民力重困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勅中書自今凡集議政事必使德進預焉所建明多見



於施行尋以病丐閒仁宗時在東宮特令中書加官以  
留之會車駕自上京還召見白海行宮授資德大夫中  
書右丞議通政院事仁宗卽位命領太史院事力辭不  
允以疾卒于位贈推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大司徒杜  
國魏國公諡文穆子泰工部侍郎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祖安厚父世英康早  
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里留夢炎皆推重之  
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彧  
祀南嶽就訪隱逸彧兄湖南行省參政崔斌言康隱衡  
山學通天文地理彧還具以聞遣使召康與斌偕至京

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學大驗授著作  
佐郎仍以內嬪松夫人妻之凡召對禮遇殊厚呼以明  
遠而不名嘗面諭凡有所問使極言之十八年康上奏  
歲壬午太一理艮宮主大將客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  
燕分明年春京城當有盜兵事干將相十九年三月盜  
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  
康奏曰南國甫定民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筭舉兵不  
利從之嘗賜太史院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衆服其廉  
久之乞歸田里優詔不許遷奉直大夫秘書監丞年六  
十五卒子天祐



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貲雄鄉里杲幼歲好醫藥時  
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  
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  
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蹇少所降屈非危急  
之疾不敢謁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北京  
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  
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  
效杲謂衆醫曰疾深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  
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  
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

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  
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  
白虎湯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脉沉細小便  
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  
湯之過白虎湯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藏不善用  
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揉  
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揉白虎也有溫藥之  
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  
救君之治柰何杲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  
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



彥之妻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杲云  
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  
合而爲病邪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  
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  
異乃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  
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  
遂不作馮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  
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已煮藥而杲適從外來  
馮告之故杲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  
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

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  
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令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  
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  
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長針  
刺骹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  
謬刺之如此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已裴擇之妻病寒  
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  
藥投之杲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  
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杲之設施  
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今多傳於世



云

工藝

孫威渾源人幼沈鷲有巧思金貞祐間應募爲兵以驍勇稱及雲中來附守帥表授義軍千戶從軍攻潞州破鳳翔皆有功善爲甲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以獻太祖親射之不能徹大悅賜名也可兀蘭佩以金符授順天安平懷州河南平陽諸路工匠都總管從攻邠乾突戰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吾甲冑計乎因命諸將衣其甲者問曰汝等知所愛重否諸將對皆失旨意太祖曰能捍蔽爾輩以與我國家立功者非威

之甲耶而爾輩言不及此何也復以錦衣賜威每從戰伐恐民有橫被屠戮者輒以蒐簡工匠爲言而全活之歲庚子卒年五十八至大二年贈中奉大夫武備院使神川郡公諡忠惠子拱爲監察御史後襲順天安平懷州河南等路甲匠都總管巧思如其父常製甲二百八十襲以獻至元十一年別製疊盾其製張則爲盾欵則合而易持世祖以爲古所未有賜以幣帛丞相伯顏南征以甲冑不足詔諸路集匠民分製拱董順天河間甲匠先期畢工且象虎豹異獸之形各殊其制皆稱旨十五年授保定路治中適歲饑議開倉賑民或曰宜請于



朝拱曰救荒事不可緩也若得請而後發粟以賑之則民餒死矣苟見罪吾自任之遂發粟四千五百石以賑饑民高陽土豪據沙河橋取行者錢人以爲病拱執而罪之二十二年除武備少卿遷大都路軍器人匠總管陞工部侍郎成宗卽位典朝會供給賜銀百兩織紋段五十匹帛二十五匹鈔萬貫元貞二年授大同路總管兼府尹大德五年遷兩浙都轉運使鹽課舊二十五萬引歲不能足拱至增五萬引遂爲定額九年改益都路總管兼府尹仍出內府弓矢寶刀賜之卒于官贈大司農神川郡公諡文莊

### 阿老瓦丁

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發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砲匠于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砲豎于五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段十一年國兵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砲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十五年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十七年陞見賜鈔五千貫十八年命屯田於南京二十二年樞密院奉旨改元帥府爲回回砲手軍匠上萬戶府以阿老瓦丁爲副萬戶大德四年告老子富謀只襲副萬戶皇慶



元史卷三十三 列傳 十一  
元年卒子馬哈馬沙襲

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砲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撫呂文煥懼以城降既而以功賜銀二百五十兩命爲回回砲手總管佩虎符十一年以疾卒子布伯襲職時國兵渡江宋兵陳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布伯於北岸豎砲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十八年佩三珠虎符加鎮國上將軍回回砲手都元帥明年改軍匠萬戶府萬戶遷刑部

尚書以弟亦不刺金爲萬戶佩元降虎符官廣威將軍布伯俄進通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賜鈔二萬五千貫俾養老焉子哈散廕授昭信校尉高郵府同知致和元年八月樞密院檄亦不刺金所部軍匠至京師賜鈔二千五百貫金綺四端與馬哈馬沙造砲天曆二年以疾卒子亞古襲

阿尼哥尼波羅國人也其國人稱之曰八魯布幼敏悟異凡兒稍長誦習佛書期年能曉其義同學有爲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阿尼哥一聞卽能記長善畫塑及鑄金爲像中統元年命帝師八合斯巴建黃金塔于吐



蕃尼波羅國選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請行衆以其幼難之對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師一見奇之命監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勉以入朝乃祝髮受具爲弟子從帝師入見帝視之久問曰汝來大國得無懼乎對曰聖人子育萬方子至父前何懼之有又問汝來何爲對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載而成見彼土兵難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不遠萬里爲生靈而來耳又問汝何所能對曰臣以心爲師頗知畫塑鑄金之藝帝命取明堂針灸銅像示之曰此安撫王襪使宋時所進歲久闕壞無能修

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對曰臣雖未嘗爲此請試之至元二年新像成關鬲脈絡皆備金工歎其天巧莫不愧服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爲七寶鑲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織錦爲之圖畫弗及也至元十年始授人匠總管銀章虎符十五年有詔返初服授光祿大夫大司徒領將作院事寵遇賞賜無與爲比卒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涼國公上柱國諡敏慧子六人曰阿僧哥大司徒阿述臈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有劉元者嘗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藝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



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搏換爲佛像出元  
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識者以  
爲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由是兩賜宮女爲妻命以官  
長其屬行幸必從仁宗嘗勅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他  
神像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巍然  
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憂深思遠者始元欲作侍  
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  
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  
士大夫觀者咸歎異焉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  
見者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卿以壽終  
像云

元史卷二百三終



元史卷二百四

列傳第九十五

皇明翰林學士雷奕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春坊右庶子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宦者

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元之初興非能有鑒乎古者然歷十有餘世考其亂亡之所由而初不自奄人出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書記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為之長號



四怯薛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及其子孫之生而貴者而宦官之擅權竊政者不得有爲於其間雖或有之然不旋踵而遂敗此其詒謀可謂度越前代者矣如李邦寧者以亡國奄豎遭遇世祖進齒薦紳遂躋極品然其言亦有可稱者焉至於朴不花乃東夷之人始以西宮同里因緣柄用遂與權奸同惡相濟訖底于誅戮則固有以致之也用特著之于篇

李邦寧字叔固錢唐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宋亡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蕃語卽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帶庫提點陞章佩少監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成宗卽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右者十餘月武宗立命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辭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何篋也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爲華侈



之戒帝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  
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嗇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  
言無不爲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  
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  
數會宗藩資費無筭旦暮不給必將橫歛陪怨豈美事  
耶太后及帝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遙授丞  
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階金紫光祿大夫太廟舊嘗  
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致  
饗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開彰孝道  
以率先天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弊非臣

所知也帝稱善卽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爲大禮  
使禮成加恩三代曾祖願贈銀青光祿大夫司徒諡敬  
懿祖德懋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諡忠獻父撝贈太保開  
府儀同三司諡文穆仁宗卽位以邦寧舊臣賜鈔千錠  
辭弗受國學將釋奠敕遣邦寧致祭于文宣王黜視畢  
至位立殿戶方闢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  
底鐵罇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  
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初仁宗爲皇太  
子丞相三寶奴等用事畏仁宗英明邦寧揣知其意言  
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



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仁宗卽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以疾卒

朴不花

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氏微時與不花同鄉里相爲依倚及選爲宮人有寵遂爲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於是不花以閹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情意甚膠固累遷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隸焉至正十

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郡縣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藉不花欲要譽一時請于帝市地收瘞之帝賜鈔七千錠中宮及興聖隆福兩宮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筭不花出玉帶一金帶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貂銀鼠裘各一襲以爲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昇負相踵旣覆土就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一年四月前後瘞者二十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錠米五百六十餘石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



民病者予之藥不能喪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  
爲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於是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  
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乃謀內禪皇太子  
而使不花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二十年太平乃  
罷去而獨搠思監爲丞相時帝益厭政不花乘間用事  
與搠思監相爲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而不聞  
內外解體然根株盤固氣焰薰灼內外百官趨附之者  
十九又宣政院使脫歡與之同惡相濟爲國大蠹二十  
三年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傅公讓等乃  
劾奏朴不花脫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

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乃皆坐左  
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而臺臣  
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爲言於帝令二人皆辭退而祖  
仁言猶不已又上皇帝書言二人亂階禍本今不芟除  
後必不利漢唐季世其禍皆起此輩而權臣藩鎮乘之  
故千尋之木吞舟之魚其腐敗必由於內陛下誠思之  
可爲寒心臣願俯從臺諫之言將二人特加擯斥不令  
以辭退爲名成其姦計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此  
二人始將士孰不効力寇賊亦皆喪膽天下可全而有  
以還祖宗之舊若優柔不斷彼惡日盈將不可制臣寧



餓死于家誓不與同朝牽聯及禍語具陳祖仁傳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不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賂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漸不可長衆人所共知之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耳自古宦者近君親上使少得志未有不爲國家禍者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西夷以快衆心則紀綱可振紀綱振則天下之公論爲可畏法度爲不可犯政治脩而百廢舉矣由是帝大怒國鳳祖仁等亦皆左遷時老的沙執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而皇后又譖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爲雍王遣歸國已而

復以不花爲集賢大學士崇正院使皇后之力也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孛羅帖木兒軍中是時搠思監朴不花方倚擴廓帖木兒爲外援怨孛羅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遂誣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謀不軌二十四年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孛羅帖木兒知不出帝意皆搠思監朴不花所爲怒不奉詔宗王不顏帖木兒等爲表言其誣枉而朝廷亦畏其強不可制復下詔數搠思監朴不花互相壅蔽簧惑主聽之罪屏搠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以快衆憤而復孛羅帖木兒官爵然搠思監朴不花皆留京城實未嘗行未幾孛羅帖木兒遣



元史卷二百四  
列傳  
九  
禿堅帖木兒以兵向闕聲言清君側之惡是月十二日  
駐于清河帝遣達達國師問故往復者數四言必得搆  
思監朴不花乃退兵帝度其勢不可解不得已執兩人  
畀之其兵乃退朴不花遂爲孛羅帖木兒所殺事具搆  
思監孛羅帖木兒傳

元史卷二百四終



